

夜光杯

我是一直读安徒生童话的,它是我的常年书,最好的中文版放在桌上,好几十年近在咫尺。绿颜色封面,薄薄的十六本叠成一个很无限的高度,这个高度并不是眼睛看得出的,而是经常翻翻读读间,在心里渐渐走出、量出的。

的确几十年了。那是我上大学一年级时,住在郊区的子明在镇上的书店买到的。那时,这一套书刚出版,它和其他一些大经典文学的出版一样,都是对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庆祝和欢呼,半夜三更在书店门口排着长队,第二天开了店门欣喜若狂奔进去买。漫无目标地度过了乱荒的十年,没有书读,语句已生硬,都非常想念文学想念童话了。那个夜晚,住在对面寝室的子明,走过来轻声问我:“安徒生童话你要吗?”我说:“要!”他说:“下个星期我带给你。我是在镇上书店买到的,没有几套,我认识经理。”从第二个星期开始,每个星期日晚上返校,他

「朝九晚五」,还是「居家工作」?

周炳揆

疫情带来的一大变化是许多公司实行了弹性工作制,有些机构还允许职工居家办公。初看之,这些措施非常人性化,很有利于职工,特别是当职工有年幼孩子需要照顾,或是经常要陪伴年迈多病父母去医院看病等,居家办公模式会成为首选。

切勿高兴过早,凡事都有正反两方面。当“朝九晚五”的办公室作息时间不再存在,当公司的组织架构不再清晰,当办公室的规范不再具有约束力,导致个人生活和工作的界限趋于模糊等现象的出现,对于雇员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

表面上看,居家办公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工作效率较高,但这仅仅是自我感觉而已,很多情况下,其实并不是工作效率高,而是工作时间更长而已。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对疫情时期的网上上班时间作了研究,根据对2.1万家公司的调查,平均工作日增加了8.2%。

推行居家工作的机构有一个特点——管理模式越来越扁平化。这种扁平化意味着上层的员工可以直接给一线工作的人下达指令,而不用像以往那样一级一级地照章办事,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工作效率,但它有弊病,那就是雇主可以从容地在非正规的工作环境中让员工承担更多的工作,而不用提升他们的职务。

居家工作离不开视频会议,同事之间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居室、客厅等,而某些私人生活的场景人们原来是不愿意公开的。另一方面,居家工作使这些新员工缺少正规的培训,他们容易违反公司的常规,因为隔离的环境使他们难以得到老员工的言教身传,也难以和上司及时沟通。

界线模糊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容易使人不堪重负,因为职场竞争激烈,员工大都倾力而为,力争好的工作业绩,以满足奖励机制的要求。没有“朝九晚五”的作息时间表,容易连续工作直至透支健康。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朝九晚五”好,还是“居家工作”好,应当去做的是审视一下,哪些对职工有利的规定由于新冠流行没有得到执行?现在就应当恢复这些规定。

就带一本给我。一共十六本,他几乎带了十六个星期。最后一本是《幸运的贝儿》,拿到最后一本的时候,我心里也有些像幸运的贝儿,终于全了,放心了。

童话小事

梅子涵

价钱是六块五毛六。那时的钞票真是贵重也很有尊严。

我数着钱付给他的时候,他又说:“很难买的,我认识经理!”

我谢谢他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会喜欢!”

他买下了又卖给了我,他也一本本读了,读完一本给我一本,我一本一本得到,方式很奇怪。我是带薪上学的,他是学校发补贴。我的工资是33元。农场知青考取大学可以带薪。

《幸运的贝儿》第一段写一幢漂亮的房子,主人非常富有,他可以在客厅里摆出两桶金子,也可以在房间门口放一桶金币,作为他儿子将来的储蓄。

这一套童话从此成为我生活里的金子、金币,放在桌上。

绿封面上印着安徒生的名字,也印着叶君健的名字。他们是我桌上每天都在的两个名字,几十年近在咫尺,天天看见,一个灿烂,一个耀眼。

用安徒生般的文笔来写,可以是这样:“从前有一个会写字的人,他的桌上除了笔和纸,还有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个名字印在一本书上,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至于这个人自己的名字当然是写在他自己的书上,这个道理,从他没有开始写书时就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可以让人光荣的道理。不过他的书永远不可能比这一本伟大,可他还是努力写,因为至少他可以把它们放在伟大的书旁边,放在伟大的书旁边,会被光芒照到。他会喜悦地对人:‘我的书上有光芒!’即使没有人愿意读他的书,他也会对自己说。这样说说,也是活着的意思。活着总得有个意义。”

在中国,叶君健的名字是和安徒生的名字最搭的,他把安徒生的童话译得太像安徒生写的,丹麦也是这么认为,为他颁发了奖。就如同巴尔扎克的小说在中国,他的名字旁边必须出现傅雷,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连翻开阅读的热情也会低落。

文学翻译家,是让你读懂另一种语言的文学的人。如果正好他又很杰出,那就不仅是转述出大概的故事、意思,两种语言,被他牢牢在一根绳子上,前后左右都在手中,上马是全景,下马在细节,原本的那个文学是个完美艺术,他牵了走必定处处风光。领略不尽,所以流连不离。缭绕成你心空晴朗的一块,或是淋湿了,说不清究竟是因为那个原文字的写成人,还是现文字的读着成人,反正你确实是读着走着在你认识的文字里。

从前的人都是用笔写



《彝女》(局部) (中国画) 崔楚昕

的,那支笔也是他们各自的缰绳,牵着心里的大马,朝着一个方向,安徒生和巴尔扎克都是用鹅毛笔。巴尔扎克的小说叠在一起太厚了,安徒生的童话不厚却叠成无限高。读着它们不是为了找到发财指南、写作秘诀,现实也好,浪漫也好,都是为了人的眼睛、心里……人是活在平常人间的,文学把平常人间写成枝头站立,写成更高的空中漫步,能和它近在咫尺,顺手捧起,放下在身边,说不上究竟会有多少意义,至少会有宁静、诗性向往,和度过的光阴愿意相处和和气,不是总怒火冲天,更不干出恶事……这都不属于文艺学里的描述,我现在也不是在上文艺学的课。

《海的女儿》也是写给人的眼睛和心里的。给想成为人的人。它是一篇长诗般的童话,叶君健译成了童话长诗。深海中的小鱼觉得人高贵,想成为一个人,寻一条实现之途,结果却落得命也难保。活着的法则在无数的人那儿就是活着,可是小鱼却断然

拒绝了活着而让另一个生命死去。她扔弃刀子,自甘化为泡沫。她难道真的成为泡沫了吗?她分明成了真正的人!她在哪儿呢?请往长着双腿的无数人群望去,那些活出了人格的都是她!这样的人一直不很多的,所以还需要很久的进化。近在咫尺地放着、读着,正有进化的意义。

安徒生的铜像我是倚靠着站过的。巴尔扎克的家我也到过,见过那张小书桌。站在同学家的窗口看见过傅雷先生家的窗口。那都是瞻仰。但是叶君健先生我是真见过,两次都在海边,参加相同的会。

第一回那次,我走在路上,猛然看见前面走着。他不好意思超过,放慢脚步。我是想找文具店买本子,他也在找文具店,走了蛮近的路才找到,就先走近了进去。

他问店员有没有圆珠笔的笔芯。他买了一支,好像是一毛钱吧?然后他就离开了。

几年后,在另外一个海边,和他合影,我对他说起上一行的行走,说起他买一毛钱的笔芯。他说:“那个文具店还不近,走了好久。”我还说起了那套绿封面书。他说:“是一九七八年出版的。”我说:“我每天都放在桌上。”他高高个子,智慧十

足,眼神清高,笑容却温和,帅得十分少见!现在想想,也还是瞻仰。

安徒生年少时站在家乡河边练歌喉,有人告诉他,东方有个古老国家,那儿有个很漂亮的王子,一定听得见他的歌声。

他的确听见了,就把他的歌翻译成了古老国家

间的互动,而不是军事化地发号施令,爸爸妈妈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要创造一个民主的家庭氛围,把孩子当成独立的个体,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尽量用询问的口吻:“你觉得……怎么样?”或者是“你认为……可以吗?”不要有肯定的句式,如“你应该”或“你不准”。

很多父母认为,给孩子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就能给孩子带来快乐,孩子物质上的需求,只要在能力所及,都想设法满足,却很少和孩子有精神上的交流。

他们站在家长的视角俯视孩子,觉得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懂,从未想过融入孩子的世界,去了解孩子的想法,这样的陪伴是无效的,只能说是一种陪同,即使投入再多物质,孩子也感受不到父母的关心,只觉得父母居高临下。

几天没吃到绿叶菜了,面对这一小把盼来的芹菜,满心欢喜。冰箱里还有两块豆腐干,是昨天邻居支援的。想着这把芹菜炒豆干可以有浅浅一碗,米饭入口时撒几根,搭搭味道,是可以对付一天的。

我小心翼翼地清理着这把芹菜,老茎也舍不得丢弃,烧不酥不是可以加点小苏打吗?这样想着,冷不防被一嗓门震住了:依哪能把叶子都摘了?喂,芹菜叶不是一向不吃的么?我说。唉,现在啥情况啊?老习惯好改了!老伴痛心疾首。这个厨房油盐从来从不沾的人,现在竟这样清醒,实在让我这个“马大嫂”惭愧了。我赶忙把散落在垃圾桶里的芹菜叶一片片捡起来,清洗好滤干水,装入食品袋藏进冰箱里。是呀,往后几天再吃不到绿叶菜,这点芹菜叶不是可以安慰一下嘴巴吗?

其实我从来是个与浪费为敌的人。从小到大,每餐吃完,碗里从不会落下一粒米,隔夜菜只要没变质也是吃的。想起去年有熟人请我们分享凭券领取的单位福利米,精致的包装打开,竟有一股霉味。米没异样,也没过期,我疑心自己过敏,让老伴也来闻,他也闻出了霉味。怎么办?我俩都有点愣神,决定把开袋的米,让风吹几天看看霉味会否散去。一周后霉味依旧,最后还是老伴下了决心:霉米有黄曲霉素的,只能扔了!夜里老伴拎着两袋共十斤米进了小区垃圾房,回来对我说,就像做贼一样。是呀,我心里也不好受,要知道活了大半辈子,从来都没丢弃过这么多米呀!

我们这代人节俭不浪费的习惯,大多源于自身的经历和家教。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我八十岁的老外公常关在自己房里用晚餐。有一次我好奇,把房门打开一条缝朝里张望,发现外公伸出舌头在舔手中的粥碗。于是我吃完饭也开始舔起碗来,被一旁的父亲刮鼻子笑我没出息。后来见走出房间的外公摸着白胡子,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外公是个读书人,一向讲究礼仪体面,想来他独自关门用餐,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他这番举动吧。而年幼的我仿效外公,倒不是即刻懂得了要如此节约粮食的做法,而是因为爱外公,懂得外公的一举一动皆可榜样。不过后来外公还是跟我讲了一粥一饭来之不易的道理。

在食品稀缺一切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有件窘事是我们大家庭里至今常当笑话提及的。那时家里悄悄养了一只母鸡,某天已经停止下蛋多日的母鸡,突然又下了个蛋,这让两个弟弟欣喜若狂,商量下来决定用这只蛋炖碗蛋糊,每人可以吃上几口。蛋炖好,兴奋过度的大弟,用两根筷子串起钢锅两侧的把手,谁知锅一晃,一碗蛋糊全部打翻在地,傻了眼的兄弟俩醒过来后做出同一个动作,一个合扑身体朝下,竟张开嘴把地板上的蛋糊一块块吃进嘴里,不一会儿,地板差不多已干净。

岁月静好的日子里,这份窘迫,这样的不成体统,是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的。但在困难时期,一切似可理解。我在想,如果碰到灾荒年粮食不够吃,两袋有霉味的米,还会扔掉吗?

这次疫情困在家中,楼上一位年轻妈妈,在微信群里告诉大家:我家宝宝现在可懂得爱惜食物了,一杯牛奶一个面包都吃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呢。宝妈说这是坏事变好事的例子呀。

也喜爱的书,文采特别年轻和飘逸,还充满孩子气的滑稽,他翻译得太好了!他走了很最近的一段路,认真地去买一支一毛钱的笔芯——太普通的绳绳,我在他身后的背影里。我的这个童话也写完了。(2022年5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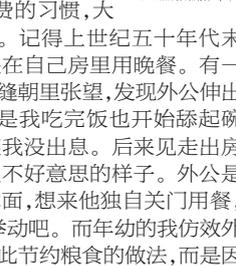
伴是无效的,只能说是一种陪同,即使投入再多物质,孩子也感受不到父母的关心,只觉得父母居高临下。

孩子更多时候需要父母精神上的鼓励和关心,因此,无论有多忙,都不能忽略和孩子的交流,对孩子的问题,认真回答。如果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也要真诚地表示:爸爸妈妈现在还没想到,需要考虑,明天再答复你。不要用草率的话敷衍孩子。

陪伴,说到底,是一个目送的过程,看着孩子慢慢长大,渐渐远离自己的视线,成为一个独立的更好的自己。

习惯不改

徐慧芬



活当下,行所当行,请看明日本栏。走进心灵花园 责编:徐婉青

梦其实都是有序的

詹政伟

不知谁在某本书里振振有词地说,有梦是飞翔的,其实,梦是踏踏实实走来的,一直以来的梦都有着它自己独特的梦。其实,所有的梦都是有序的,只是人

们无从知晓,愚蠢地以为梦是飞翔的,其实,梦是踏踏实实走来的,一直以来的梦都有着它自己独特的梦。其实,所有的梦都是有序的,只是人

疫情期间,随着上网课的时间延长,亲子相处的时光也明显增多。让很多家长郁闷的是,花了不少时间精力陪孩子写作业、玩游戏,孩子却不领情,不是横眉冷对,就是伺机偷懒。家长不禁提出疑问,到底怎样的陪伴才是有效的?

由陪孩子写作业引发的家庭矛盾大概是很多父母都经历过的烦恼,有网友调侃:“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这其中有一方面原因是孩子心智尚未成熟,自控能力较差,尤其是低年级孩子,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半小时。另一方面原因则是很多父母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问题,在陪孩子写作业时,不是严防死守就是一心两用。前者让孩子反感,引起他们的逆反心理,即

使不敢抗议,也会用拖拉磨蹭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后者更糟糕,孩子写作业时,爸妈看似严厉,转身就看手机,刷视频非但无法起到陪伴的作用,还会对孩子形成干扰。

家长想要做到有效陪伴,首先要掌握好陪伴的分寸感。对孩子每天的作业量做好规划,根据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任务进行分类,预算好时间由孩子独立完成,如果超出规定时间,孩子没有完成作业,可以收走孩子的作业本并告诉他:“时间已经到了,写不完也不用写了,你明天自己和老师解释”。让孩子承担拖拉造成的后果。父母要让孩子明白学习是自己的事,父母能够陪伴,但无法替代孩子学习。

不做“直升机”父母

小树

育儿心理学中有一种说法叫“直升机父母”,意思是父母好像直升飞机一样盘旋在孩子上空,时刻监控着孩子的一举一动,纠正孩子的错误,指点孩子的行为,企图让孩子按照自己设计好的航线行进,这种类型的父母有很强的控制欲,他们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掌握到孩子的行踪。结果父母筋疲力尽,孩子却一心想要逃避,这种陪伴已经变质,变成了一种监督,孩子在这种密不透风的陪伴中无法呼吸,疫情中,父母居家办公,孩子更有这样的压抑感。高质量的陪伴需要亲子之